



# 李自成

姚雪垠著

825  
4214

李自成

第一卷上册

姚雪垠著

王 緒 陽 插 圖

賁 庚 余

插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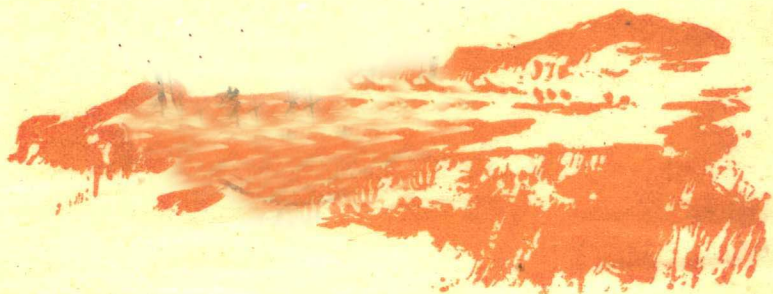
825  
4214

# 李自成

第一卷下冊

姚雪垠著

王緒陽 插圖  
賁庆余



李 自 成

第一卷

姚雪垠 著

王緒阳 賁庆余插图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860×1168 1/32 21 5/8印张 12.5万 400,000字

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 定价(6)2.40元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·北京

## 第十八章

丫环打起帘子。献忠同徐以显把自成讓进屋里。丁氏已經躲进里間去了。献忠把她喚出来，介紹給自成說：

“李哥，認識認識，这是你第八个弟妹。怎么，还俊俏吧？”

李自成比献忠长几个月，按照自古传下来的老規矩，兄长是不能在弟媳婦面前开半句玩笑的，朋友間也是如此，何况自成又是个比較严肃的人，所以当时感到有点窘，无話回答。幸好丁氏匆匆地向他福了一福，羞得滿面通紅，一轉身逃进綉房。张献忠乐了，捻着长胡須哈哈地大笑起来。

他們正要上楼，馬元利来了。馬元利同李自成从前也很熟，今晚因留在察院照料，沒有机会来奉陪接风酒筵。他同自成見過礼，寒暄几句，就把一个紅紙礼单呈給献忠。献忠紧皺粗眉，握着长須，把礼单細看一遍，抬起头來問：

“不能再少一些？”

“我同林大人的两位亲信幕僚琢磨很久，这一股子脓，疼是疼，恐怕要出。林大人跟他的左右，这次来谷城，不把胃口填飽恐怕不会离开。”

“請他赶快滾还不容易？”献忠帶着怒意地說。

“叫他滾当然容易，可是咱們現在还不能同他們鬧翻。腊月二十三打发老灶爷上天，用灶糖粘住他的嘴，讓他上天后天不

能說坏話。大帥，你就忍口气，也忍点疼，全当是打发灶君上天吧。”

獻忠沉吟說：“这么算下来，光送礼也得五千两銀子以上。只是，这一顆大珍珠不好弄到……”

馬元利笑着說：“听林大人的一位亲信說，这是四姨太太亲口說出来的，不好拒絕。她原想要一顆祖母綠，后經我再三說明咱这里如今沒有，才改成大珍珠。”

“操他們的祖宗八代！”獻忠輕輕地罵了一句，就往里間去了。

李自成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在心中暗笑說：“你現在可尝够了投降的好滋味！”同时他更觉得自己来的恰是时候，不怕獻忠不听从他的劝說。为着避免打听，他不再同馬元利說話，背过身去，打量着屋中的高雅布置。家具都是楠木的，式样古雅；墙上挂几幅名人字画，一张三弦，一管紫竹玉屏簫。簫的尾端帶有杏黄色的两条絲繩子，上边用一块小小的汉玉綰着。他的眼光扫到山墙上，看見了一幅装裱考究的紅紙洒金对联，上写着顏体行書，十分雄劲和奔放：

柳營春試馬

虎帳夜談兵

他知道柳營是用的西汉名将周亚夫的典故，覺得这对联很合乎獻忠的身分。看看落的下款，是題着“谷城徐以显彰甫拜書”。今晚看見獻忠的軍师，他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怎么好。并没有什么根据，只是凭着他的人生閱历，朦朧地觉得徐是个阴险的人。但徐以显的一笔顏体字他覺得不錯，增加了对这个人的敬意。

正当他欣賞徐以显的書法时候，他听見是献忠的八夫人小声賭气說：

“你們近来給大官儿們送礼，总是来挤我，把我当成个出血筒子。上月你們拿走我的一块祖母綠去給总理的小姐送礼，今晚又来要我的大珍珠。我不給！”

张献忠走出来，沒有生气，无可奈何地对馬元利笑着說：

“这个礼单放在我这里，咱們明天再商量吧。”

馬元利一走，献忠就把自成請到楼上去，并对徐以显說：

“老徐，你也上楼去談談吧。”

徐以显陪笑說：“我还有事，不能奉陪闖王啦。”

献忠也不勉強，說：“你是忙人儿，随你的便。”

自成对徐以显拱拱手，随着献忠上楼了。徐以显小声对春兰說：

“請夫人出来，我跟她說句話。”

丁氏从里間抱着嬰兒出来了。她以为徐以显要把毒藥交給她，十分惊慌，下定决心不把毒藥收下。但徐以显不再提下毒的事，因为他后来想，不得献忠同意决不敢下此毒手。献忠的脾气他很知道，一旦动了火，他的头就保不住了。

“夫人，你跟大帅說了么？”他小声問。

“說了。”

“大帅怎么說？”

“他不許我多嘴。看他的神气，他心里有些肯。”

徐以显輕輕点了一下头，沒有說別的話，轉身走出。他已經想好杀害李自成的新办法，用不着丁氏了。

李自成一到楼上，看見放着許多架子，上边摆滿了書，簡直发呆了。他用眼睛扫着書架子，問：

“敬軒，這是個藏書樓么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這些書都是方岳貢家的，官兵糟踏，咱的弟兄也糟踏，有的烤火啦，有的墊馬棚啦。後來方岳宗請我幫忙，下令不准再糟踏這些書，把已經散失的也收集起來，搬到這座樓上藏起來。這樓同咱們吃酒的花廳都不是方家的，同方家是緊鄰，我把兩家宅子打通啦，還開了一道月門。你看，你在这里住，不會有人打擾吧？”

“這地方確實清靜。”

“只要你不嫌招待不周，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，決不會風吹草動。”

自成笑着說：“八弟妹住在下邊，自然閑雜人不敢進來。”

他們在靠近火盆的八仙桌邊坐下。桌上放着一個靚紅官窑梅瓶，新插了兩枝紅白二色的腊梅。春香來替他們倒了兩杯茶。獻忠一揮手，她趕快下樓了。獻忠是一個不喜歡安靜的人，更不喜歡穩重地坐下談話。他站起來走到自成的身邊，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，嘻嘻地笑着說：

“哎，李哥，你不如跟着咱老張投降朝廷吧，何必天天奔波？”

自成轉過頭來，看看獻忠。看見他的狡猾的笑容，猜不透他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。但是他不管獻忠的話是真是假，他把身子往椅背上猛一靠，頭一仰，回答說：

“啊，不行，決不投降！”

“好家伙，已經‘賠了老婆又折兵’，還不服輸？”

“勝敗兵家常事。沒有敗，也就沒有勝。自古造反，哪有一帆風順的？”

“好我的哥，你難道打算丟掉幾次老婆孩子？我看，還是

受招安吧。”

自成笑一笑，說：“要是只打算一家团聚，死在老婆床头，咱們起初就不必造反啦。”

“你真的不肯洗手？”

“既然造反，不反到北京城永不罢休。”

献忠瞪着眼睛在自成的脸上注視一陣，又在自成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一下，大聲說：

“好样的，我就猜到你一定不服輸，也不泄气！”隨即哈哈地大笑起來，坐回原位。“李哥，咱們打開窗戶說亮話，你以後打算怎麼辦？”

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見。”

“听我的意見？”張獻忠狡猾地擠擠眼睛，捻着大胡須說：“咱老張已經受了招安，也算是朝廷的人啦。咱們分了路，各人有各人的打算。你怎么好听我的意見？”

“敬軒，咱們說正經話，別開玩笑啦。我这次来看你，就是要跟你談談今後我們應該怎麼辦。”自成把“我們”二字說得很重，很慢。停頓片刻，見獻忠一直含笑地盯着他，老不做聲，他接着說：“从前官兵的力量比如今大，可是因為咱們十三家擰成一股繩，齊心作戰，把官兵杀得顧東不能顧西。這兩年，咱們十三家分成几股，你，曹操，我，老回回，還有革里眼他們，各打各的，沒有好生配合，互相策應，都吃了官兵的亏。敬軒，如今滿韃子深入畿輔，洪承疇和孫傳庭都去勤王，內地官兵空虛，加上河南等省連年灾荒，人吃人的年景，正是咱們大干一番的好时机。我不能住在商雒山中当神仙，你也不應該就这样在谷城长住下去。你說，咱們應該怎麼辦？”

“你想重振旗鼓，当然很好。痛快說吧，你可是要我帮助

你？”

“我来谷城，不是来求你帮助，只是要跟你商議商議咱們今后应该如何干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巴掌就拍得响。我来找你，不光是为我，也是为你。”

献忠又笑起来，說：“好家伙，还为我！”

“是，也为你。你大概还记得，几年前咱们在城固左近抢渡汉水，没有船只，水流很急，还有风浪。骑兵过去后，步兵过不去。大家正没办法，还是你想出主意，叫步兵强的跟弱的搭配，人牵人，手拉手，扯成长线，踏过汉水。轉眼間，不但步兵都平安过来，连老弱伤病的弟兄也过来了。风浪大的地方，许多人手牵手站成人排，挡住浪头，讓抬运伤病和輜重的弟兄們順利过去。可見，力量分散了，就抵不住激流，挡不住风浪，力量合起来就什么也不怕。”

“你的力量在哪里，我的哥？你的人馬不是打完了么？”

“那是暂时的事情。时候一到，我只要竖起大旗，人馬要多少会有多少。”

“你有把握？”

“有把握。明朝已經失尽人心，加上灾荒連年，餓殍滿地，只要我們能够为民除害，救民水火，还怕沒有老百姓跟着造反？”

“你真是要干到底？”

“說实話，我目下已經在商雒山中集合力量。”

张献忠猛地跳起来，把大腿一拍，伸出一个大拇指，大声說：

“好汉！好汉！自成，我就知道你不會完蛋，定有重振旗鼓，叫官兵尝尝苦头那一天。果然你絲毫不丧气，不低头，是

个铁汉子！杉木杆子做椽子，宁折不弯！高如岳死后大家推你做闖王，不愧这个‘闖’字！不过，老兄，你也不要在我张老八面前打肿脸装胖子，硬不要朋友帮助。說吧，你需要什么？需要我老张送一些人馬給你嗎？需要多少？……嗯？說！”

“敬軒，你的情誼我十分感激。可是，請你暫且不談怎样帮助我。咱們先商量今后大計要紧。”

“好，暫且放下这一章，先談重要的。你打算以后怎么干？”

“我想先問問你：你打算怎么干？”

张献忠捻着大胡須笑一笑，重新坐进椅子里，裝出心安理得的样子說：“你看，咱俩走的不是是一条路。我已經娶了八个老婆，不久还要娶第九房，是本城敖秀才家的姑娘，十七岁。咱們造反，还不是为着过几天舒服日子！”他挤挤眼睛，搖搖頭，打个飽嗝，双脚蹬在桌棹上，接着說：“我沒有别的打算，只想在谷城安安稳稳地住下来，把兵練好，朝廷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我就出把力。”

自成笑着問：“真的么？”

献忠說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自成坐下去，誠懇地、严肃地、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說：

“敬軒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你要的把戏我全清楚。良机难得，咱弟兄俩應該好生談一談。咱們起义已經十来年啦，弟兄們死了不知有多少，老百姓遭殃更大，到如今还没有打出个名堂来。你抱定宗旨杀貪官污吏<sup>①</sup>，可是貪官污吏越杀越多，

---

① 杀貪官污吏——张献忠的义子孙可望（即张可旺）于1649年給南明永历帝的信上說：“先秦王蕩平中土，剪除貪官污吏。”先秦王就是指的献忠。孙可望在云南对貪官污吏严惩不貸，自称是“恪遵先志”。可惜张献忠的斗争口号一直没有繼續提高，像李自成那样。

看起来非推倒明朝江山，来一个改朝换代，吏治是不会清明的。我知道你的假降是不得已，想喘喘气，然后大干。可是这情形不能拖得太久。你在整練人馬，左良玉們也在整練人馬。你只有谷城县弹丸之地。池塘小，难养大魚。等到你的創伤养好了，羽毛丰滿了，左良玉們的創伤也养好了，羽毛也丰滿了。到那时，他們也許比你的力量大得多。你的把戏只能够騙住熊文灿，可是騙不住左良玉和罗岱，騙不住朝廷，騙不住众人的眼睛。目前正是极其有利的局面……”

张献忠截断自成的話，問，“自成，自成，凭良心說，这几个月来你們是不是常罵我老张脊骨軟？說我张献忠是真投降了？”

“不管朋友們如何說你，我自己心中有数，无論如何不相信你会真降。要是我認为你真投降，也不敢只带五十个人前来見你。”

“好，还是你厉害，有見識！”献忠因为自成沒有誤解他，快活地連連点头。随后，他叹口气說：“自成，你不明白，我这个熊日子不是好过的。熊文灿在广东招撫过刘香，在福建招撫过郑芝龙，发了大财，吃慣了这号利，把我也当成刘香和郑芝龙。嗨，他媽的，老狗熊！”

“他們把你当成了搖錢树，聚宝盆。”

“这安稳日子是拿錢买的，沒有一个文官武将，不問咱老张伸着手討賄賂。媽媽的，把老子几年的积蓄快挤光了，还是填不滿他們的沒底坑。就从这一点說，明朝非亡不成，不亡才沒有天理哩！別說我是假投降，就是真投降，这班大小官兒們也会逼得咱老张非重新起义不可。”

“所以我劝你不要这样拖下去。”

“伙計，你以为我高兴拖下去？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应付那些大官儿們？这班官儿們，黑眼珠只看見白銀子，句句話忠君愛民，样样事禍國殃民。你以为我喝了迷魂湯，願意跟他們在一起長久泡下去？咱弟兄們雖不說曾經叱咤風雲，跺腳山搖地動，可是不含糊，咱是從砍殺中滾出來的，一天不打仗急得發慌。如今這日子，像二鍋水，不冷也不熱，溫吐嚕的，盡叫人磨性子，你以为我喜欢？有人說咱張獻忠服輸了，真想投降，這可是把眼藥吃到肚里啦。”獻忠嘿嘿地笑一陣，把大腿一拍，接着說：“至于熊文燦這班龜兒子，他們忘記了，我的名兒叫張獻忠，可不叫張獻寶！”

“我聽說你派人到北京去花了不少錢，真的嗎？”

“別提啦，都怨那個薛瞎子！他龜兒子目下還住在北京。等他回來，我得好好地罵他一頓！”

自成知道他罵的是一個叫做薛子斌的，是獻忠的亲信將領，一只眼睛在作戰中挂了彩，瞎了。自成同他也很熟。

“難道不是你派薛子斌去北京替你活動？”

“我派他？派个屁。是他自家出的主意！我起初只打算假降一時，叫我喘口氣，補充一些人馬甲仗，可是老薛這個龜兒子想真降。他天天慫恿我派他去北京，走他堂伯薛國觀<sup>①</sup>的門子，用金銀財寶收買朝里的達官貴人替我說話。我一時糊塗，就派他去啦。媽的，錢花了不少，可是朝廷該猜疑還是猜疑，沒有買到別的，只買到一點，讓我暫時能够在這兒休息整頓！”

自成笑着說：“有你派老薛去北京花的那些冤枉錢，拿出

---

<sup>①</sup> 薛國觀——陝西韓城人，當時是輔臣，不久任首輔，後來被崇禎“賜死”。

来一部分养兵，一部分赈济穷人就好啦。我們要成大事，應該买民心，用不着买朝廷的心。敬軒，你想收买滿朝的达官貴人，他們的胃口如何填得滿？你的錢扔进大海里啦。”

“扔进大海里还会听见响声，扔进他們的口袋里有时連响也不响。”

“曹操怎么样？”自成問。

“曹操？滑得流油，滑得像琉璃珠珠。他只花了不多錢，买通了太和山提督太監①李繼政替他向熊文灿写了一封書子，又給熊文灿送点礼物，另外沒花一个冤枉錢，就占据几县地盘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啦。老熊反而将就他，生怕他三心二意不肯投降，又是派房县知县郝景春找他劝說，拉拉交情，又是向朝廷保他做游击將軍，說他是誠意投降。媽的！有我张献忠在东边做屏风，替他遮风挡寒，他躲在大山里边安閑自在地享福啦。”献忠又笑了起来，他的眼色和笑声里带着鄙視，但又流露着很亲切，分明很贊許曹操对朝廷的狡猾态度。

“他打算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哼，还不是坐在山里边观望风色？熊文灿要調他出来立功，他不肯出来，說他不願做官，也不要朝廷粮餉，只願同他的部下散居在山里做农民，自耕自食，同老百姓在一起安居乐业过日子。你瞧，多会应付！可是，只要咱老张干起来，他就得跟着一起干，不怕他油光水滑。”

“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起事？”

“等我准备好了以后就动手。”

“大約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？”

---

① 太和山提督太監——太和山即武当山。明朝皇帝派一太監駐守武当山，称为提督太監，掌管祭祀和修建等事。

张献忠心里說，你現在是輸光了，巴不得我老张干起来，鬧得四处起火，八下冒烟，你好趁火打鉄。我偏不急！于是他装做不大在意的样子說：

“說不准啊，走着瞧吧。”

李自成也不再問，淡淡一笑，从桌边站起来，背着手走近一个書架，随便欣賞着那些带布套的和带夹板的、排列整齐、但頂上蒙着一层灰尘的書，心中羡慕，不由地想到今后大事，暗暗地說：

“要成大事，不用讀書人可不行啊！”

“李哥，”献忠忽然說，“你真是有胆气！”

自成轉过身来：“什么有胆气？”

“我想問問你：你怎么打垮了以后不躲藏起来，竟然敢跑来谷城見我？”

“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沒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为何不敢来見你？”

“你不怕我黑你？”

自成心中吃惊，坐下去笑着說：“我如果有絲毫害怕你落井下石，就不会来谷城。”

“俗話說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你难道不怕万一我张献忠翻脸不認人，对你下毒手？”

“我根本沒想到会有万一。在我們十三家弟兄中，除像刘国能那样枉披一张人皮的畜生外，从来沒有黑过朋友的，何况你张敬軒，甚么話！”

“要是俺老张处在你的地位，我的左右人就不会讓我去找你。”

“那很奇怪。我的左右人沒一个人不盼望我快来找你，共

商大計。他們都說，只要咱弟兄倆能够携手，明朝官軍虽多，就再也不会把咱們各个击破。”

“可是人們都說在十三家义軍中咱倆是兩雄不并立，互相不服。再說，這兩三年咱倆又起了生澀<sup>①</sup>，撕破过面子。难道捷軒他們都不想到这些事？”

自成哈哈地大笑起来，說：“敬軒，你也太把我那边的朋友們看低了！”

“怎么看低了？”

“在他們看来，咱倆虽然曾鬧过意見，伤过面子，但是牙跟舌头还有时不和哩，何况是朋友相处？这是家里的小事情，不能因小失大。目前大敌当前，同心协力还怕迟誤，誰还記着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儿！”

张献忠繼續目光炯炯地逼着自成問：“可是，自成，有朝一日，打垮了明朝，咱倆終究要爭江山呀！难道天有二日么？”

李自成完全沒料到献忠会講出这个問題，不禁身上出了冷汗。但是他用鼻孔冷笑一声，不慌不忙地說：

“眼下是大敌当前，只有同心协力才有办法。至于打垮了明朝以后的事，远着哩，你未免想得太早了。”

“太早？据我看，明朝也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地步，如今是勉强撑持，一旦要垮，很快。到那时，难道咱倆并排儿坐在金鑾殿上？”

“敬軒，我們兩人都是在刀枪林中过日子，每次作战都躬冒矢石，誰晓得何时陣亡？我們两个人倘有一个不幸陣亡，这

---

① 生澀——在北方口語中，鉄器生了鏽叫做生澀。（例如董解元《西廂記》卷二：“生澀了雪刃霜尖。”）朋友間发生不和，好像生了鏽，就說是犯了生澀。一般群众是不說“芥蒂”或“齟齬”的。